

念 秀 亞

● 梁 宜 玲 (前駐梵諦岡大使吳祖禹夫人)

心靈多感與眾不同

二〇〇一年六月廿九日的下午滿懷喜悅心情，剛將遍樹的玉蘭花摘下一捧，放在書桌上，頓時花香四溢，心曠神怡之時，郵差送來德蘭的短箋，云母親病重在醫院中，曾囑咐不要忘記打電話問候「梁阿姨」。既然問候我，當然病不會太重，但仍立即打電話去看望她，接電話的是其子金山，泣云母親已於中午長眠，頓時為五雷貫頂，手中華箋悄悄溜下。

談到秀亞姊，應由輔仁大學說起。

北平輔仁大學繼清華、燕京之後於一九三八年，亦起始招收女生，追隨世界潮流，實行男女合校。彼時華北大部已被日軍佔領，成立偽政府，城外有八路軍、抗日團體及日軍等，治安不靖，輔大成立女

校對許多家長來說，不啻天大喜訊。

女校設於校本部不遠處的一所舊恭王府，內部樓台亭閣，相傳為大觀園舊址，這使我們平添許多綺麗的想像空間，尤其是多愁善感、文學學的女孩們，觸景生情，吟風弄月，創作出多少迴腸盪氣的詩詞歌賦，孕育了多少詩人墨客，而名作家張秀亞就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女生課程多在女校上課，而合班課或理科需用儀器測驗的課程，則須至男校亦即校本部上課。某日我在赴化學試驗室的途中，前面不遠處一個頭髮繫起，身穿一件寬鬆的長大衣，時已入秋，天氣轉涼，她用一條帶子繫於腰間，懷抱一疊書籍，神態瀟灑。當時中學女生必須短髮齊耳，清湯掛麵不施脂粉，藍布長衫，而一旦步入大學，擺脫桎梏，無不燙髮塗脂顯露出

女孩愛打扮的天性。這樣一位與眾不同打扮的女孩吸引了我的注意，趕上前去搭訕，方知正是我心儀已久，常在輔大刊物上發表短文的張秀亞。就這樣開啟了我們友誼之門。

由於所學科系不同，我們唯一同班的機會，是在英千里老師的英文班上。在班上她是一個文文靜靜的好學生，課餘投稿寫作，而我卻喜愛溜冰、打球、游泳。

秀亞幼年飽經大時代的變動，在由中學步入大學時，又失去與她的兄長的聯繫，使一個原本天真活潑的她，塑造成幾許多愁善感。

「什剎海」在恭親王府後門，所謂之「海」對我而言不過是一個大大的池塘。冬天，北國嚴寒塘水冰結三尺，正門不遠處，業者用竿圍起，潑水、磨冰，測量冰

之厚度，設音樂、茶座，燈火通明，供人溜冰，學生趨之若鶩。我每於下課後拉她同去，她總是笑笑「你去，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。」我與同學在學校後門塘邊，換上冰鞋，將皮鞋放在書包裡，不經大門直接穿越池塘溜至溜冰場，等盡興而歸時，踏著月色仰望滿天星辰，借著微光返射，在一片光華無際的鏡面上，衝過四週靜寂的黑暗，滑回學校時，真不知身在何處。躡進校園，在遠處暗淡的燈光下，時而對天凝視，時而下筆疾書的，正是那捕捉靈感的張秀亞，見到我們，總是欣慰的說「可回來了！」

這就是為什麼秀亞的《憶什剎海》「……什剎海，你繞流過母校的門牆，可知西風裡是無限的淒涼，願你那幽咽低唱，隨今夕秋月來到我的枕旁」，而我的夢中卻只是「溜冰、溜冰、溜冰！」

念秀亞

朋友們都以為我是學營養的，又講幾國語言，必定家庭洋化。殊不知我出生於北平一老式家庭，家教甚嚴，家父遍訪名師，延聘「老夫子」至家成立「私塾」，我自五歲啟蒙，至九歲始入小學讀書，曾「一天、二人、大山、小石……」「百家姓」「女兒經」「龍文鞭影」「古文釋義

一經、史、子、集、詩、詞、歌、賦，皆須倒背如流，作詩要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合乎押韻，生宣紙，練毛筆字，須力透紙背，如此之乎、者、也、矣、焉、哉填鴨式的教學，如詩不成，不是罰酒，而是木板伺候。直至大學畢業寒暑假不輟，按說我應當被塑成一個古文學家才是，然而，事實並非如此，我覺得作文必須注意「起承轉合」，內容要「言簡意賅」的結果，只能產刀筆文章，而我喜歡的是像秀亞寫的有生命、有感情、有節奏、震人心弦的文章。

認識秀亞後得她啟示，受她感染，也曾自作多情，東施效顰，然而輕愁只能維持三分鐘，靈感仍然杳然。一樣的學校，一樣的什剎海，怎麼連作夢都南轅北轍，秀亞可能大嘆：「孺子不可教也！」自知朽木不可雕，對秀亞的聰慧及情溢於筆墨的文章只有拜讀的分了。

異地相逢恍如隔世

秀亞輔大畢業時，二次世界大戰方熾，當時整個華北已被日軍佔領，日人欺壓我同胞，凌辱知識分子，殺戮無辜平民，無所不用其極，青年學子，如被當頭棒喝

，大夢初醒，激發起愛國情操或則冒險穿越日軍封鎖線，至戰時陪都重慶，投筆從戎，或從事地下抗日行動。以致多人被捕入獄，被施以千奇百怪各種酷刑，逼供，是以抗日同志，人人自危，言行保密，自此我與秀亞失去聯繫。

一九四四年我化裝為老婦逃離北平，準備潛至重慶參加政府救亡工作，途中冒險穿越國、共、日拉鋸戰之「三不管」地帶，並闖潼關，同行中數人不幸行藏暴露而被捕，下落不明；而我則幸成漏網之魚，千辛萬苦到達西安，拜見輔大文學系主任沈兼士老師，被挽留成秘書，負責設法救援我被俘之地下工作同志，尤以輔大師生為主。

一九四五年隨好友吳祖禹至重慶拜訪世伯于斌樞機（當時為南京總主教），赫然發現于主教之叔伯弟媳侄嫂竟為失之音訊的秀亞姊。他鄉遇故知，尤其在經過戰亂、出生入死，異地相逢「恍如隔世」。我們久久相擁，喜極而泣。

秀亞當時在重慶備受主教器重，倚為左右手，為主教秘書，除仍繼續寫作外，負責編輯益世報副刊，工作繁重。她的房間窗前一張大桌，堆滿書、報、紙張，靠

中牆一張大床，圍在床內眉目清秀，皮膚白皙，活潑可愛才二個月大的嬰兒，正是她次子金山，秀亞即坐於書桌與兒床之間。小孩大哭，她就轉身照拂，回轉身又繼續工作。我因在輔大副修教育，考得中等教師教學執照，得以在相伯女中任教並兼高三班級主任，每進城拜見主教必去探望秀亞。

平地一聲雷。一枚原子彈結束了長長的八年抗日戰爭，日本投降，舉國歡欣。我仍記得重慶街頭擠滿中外人士，通宵狂歡，大家喊「回家了！回家了！」相伯女中的工友跑來，用濃重的四川話問我：「梁先生（重慶不管男女老師皆稱『先生』）你是哪國的人呀？」

抗戰勝利，而回家卻只能口頭喊喊，由於交通工具缺乏，政府需要顧及各機關，優先配給。當時于斌樞機為南京總主教，要趕回處理教務。主教對我及祖禹備極愛護，極欲撮合我倆婚姻，故於返南京之便，親為吳家至北平舍下提婚並參加訂婚宴。

一 往情深終生無悔

復員後我隨同未婚夫至南京，祖禹學

法，家學淵源，被任命為首都高等法院監獄科科長兼翻譯室主任，我則在翻譯室任職，故仍時至主教堂聆受主教教誨。秀亞仍滯留重慶，彼時其夫不忠已有傳聞。于主教教務繁忙，亦不清楚真相。而我亦不久於家翁出使梵諦岡時全家隨行。翌年主教返教廷述職時，得知秀亞婚姻出問題。婚配為天主教七大聖事之一，如無正當理由，經教宗特別許可，是不能離婚。故秀亞一生仍保持正式婚姻關係。斐力自幼由主教看大成人「情同父子」，而秀亞才華洋溢，深為主教所器重，此事之發生令主教心疼不已，可想而知，故我也不敢多問。

秀亞輔大讀書時，由於她天真無邪的文人面貌及氣質，沉靜，善感而又不失幽默，大家一起談笑時，偶爾也會天真的開懷大笑。但平時自眸子中總不時流露出的憂鬱眼神吸引了許多愛慕她的文友。然而命中註定她卻對風流不羈的斐力一往情深，終生無悔。她心地善良，對人不疑，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，才使人有可乘之機，她卻又偏偏堅持著愛情的謊言，仍摯愛著丈夫，盡全力保護著著孩子，期望著丈夫的回心轉意，可憐的可感心靈，摯情竟被

寡情輕易的踐踏。我知道她堅毅堅強的心在滴血，可是又有什麼人能幫助她呢！

由義大利而西班牙，經過十六寒暑，取得教育學位，但大陸已變色，雙親亦已不在，無家可歸，終於踏上台灣寶島。得知秀亞攜子女台中定居，教書寫作，生活安定，文友甚多，並不寂寞。我亦因初到寶島一切生疏，彼時公務員薪金微薄，些許積蓄又被友人騙走。故每日送二女上學後，趕赴師大授課，下課再接二女返家，又須協夫接待外賓，實亦自顧不暇，不久又奉派澳洲，與秀亞相見機會很少。

老友異域共渡晚年

我與秀亞相交六十載，雖然聚少離多，但少年夢幻時代的朋友，生在同一時代背景，歷經抗戰逃難，連冒險去重慶時，都有著相同的經歷，尤以于、吳二家世交的關係，交往從未間斷。

于斌樞機與家翁吳經熊博士相交莫逆。舉凡上海、重慶、歐美，凡家翁所居之地，于樞機總是家中座上嘉賓。家翁祖籍寧波，于樞機則為典型東北人，二人均有南北口音，他們相聚各講各話，然因二人之文學、教理、哲學、語文造詣精深，靈

中犀相通，每遇疑難，則互相研討磋商，當他們撫掌相視大笑時，由神情中我們意會到疑問已經由二位大師化解，得到共識，心情愉快，不可言喻。

有一年，途經洛杉磯，與小女淑蘭、天芳小聚，偶於報端看到輔仁大學校友會會長于德蘭大名，難道會是秀亞女兒？立即打電話詢問，果然未出所料，喜出望外，立即接受邀請，赴同學會座談。又巧遇

老友「表弟」王藍夫婦（中國人一表三千里，王藍一向稱我「大使表嫂」又蒙贈我對他的稱呼「王藍表弟」）。德蘭的名字常從秀亞口中聽到，對她的聰明可人，孝順乖巧更是讚不絕口，這次見到她好像又看到少年時的秀亞，但她的聰敏能幹卻又與母親不同。

一九八五年外子奉調紐約，喜遇金山。深慶老友之子已學有所成，春秋鼎盛，被選為紐約記者協會會長。各種場合常常見到他的身影，亦已成家立業。妻麗娜（為前司法院秘書長程德受之女子）賢慧能幹，經營進出口，外子與我常至其公司探望，其子女聰明活潑跳出跳進，非常可愛，真為老友高興。

念秀亞

翌年，隨外子返國述職，得知秀亞為

腿痛所苦，特邀請好友王藍偕同造訪，並陪同去吳神父醫療所做腳底按摩治療。但經我瞭解其治療過程後，因經多次按摩無效後，又不肯至醫院做關節手術，經多方勸說，答應於我走後，立即進行手術，在我返美後，仍然踟躕延宕，後終於仆倒在地，幸及時發現而未釀成意外。

外交是「文戰」，與「武戰」的小兵一樣，要服從命令，接受調遣，沒有選擇的自由，更無從做個人計劃。又十年後，外子自梵諦岡卸任後，至美西與子孫相聚。得知秀亞亦與女兒德蘭，婿聖桃同住，復健（當時已做過關節手術）。奔波一生，在日暮之時，能於異域與老友共渡晚年，應該感謝上主。可惜見面時，二人皆垂垂老矣。加州地大相見不易，暇時只能靠電話聯繫。初時尚一聊一個多小時。外子總是笑說「你們女人哪，怎有那麼多的話講？」漸漸的體力不濟，話也無力多講；有時交電話給女兒德蘭講，此後我對德蘭也有漸深的認識。德蘭身上流著母親善良、睿智、充滿文學藝術氣息的血液，所寫散文頗具母風，母親去後，寄給母親的「甜蜜的星光」記事散文裡，文情並茂，感人至深。

藝林瑰寶回歸天主

秀亞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友，她篤信天主，敬愛聖母，對朋友信而不疑，對丈夫從一而終的情操，勇敢地擔起教育子女的重擔，固與她所受的教育背景有關，然而她的確是始終熱愛著他的，雖然她曾幽怨悲傷，後來也少有提及。表面上似乎淡忘，實際上她心地善良，不喜聽到友人們對她丈夫的指責，加深兒女對父親的不諒解。她相信丈夫仍然是愛著這個家，當然是愛著一雙可愛的兒女的。丈夫不能回家，是有著難言之隱的，丈夫同她及子女一樣，在某個角度而言也是受害者。對兒女的缺乏父愛，她盡力用她的母愛去填補。另外，當然于樞機也對這二個侄輩極為愛護，給小孩們精神鼓勵有加。我看秀亞的精神生活裡，仍是甜多於苦的。所以在我走前平靜的說「我寬恕一切」，我相信她是效法上主寬恕敵人——對破壞她家庭的人，而決不是她的丈夫。如果她再來一次人間，相信她選擇及作法也不會改變，只是得了一次痛苦經驗，故事將會改寫了！

秀亞冰雪聰明，她不作怨婦吟，因為她有著一對可愛的子女承歡膝下，有著丈



張秀亞教授大學時代的情影。

中外雜誌
夫精神上愛的支持，有著充沛的才華，有著天主賞賜之不盡、用之不絕的愛，有著堅強的毅力，有著眾多學生的企盼，有著千萬萬讀者的期待，她化悲憤為力量，不斷的寫作、精研，終於脫穎而出，成

為一顆燦爛耀目的藝林瑰寶，造就了無數的文人才子。

她就是「天之將降大任」的人，沒有坎坷的一生，鍛鍊不出這樣偉大的文學家，讀者們，我們是有福了。

親愛的秀亞姊，我們下次的重逢，將是人生最後的一站了，回歸天主的懷抱中，一切將是多麼的美好！

秀亞，再見。

二〇〇二年九月 於美洛杉磯西柯維納市